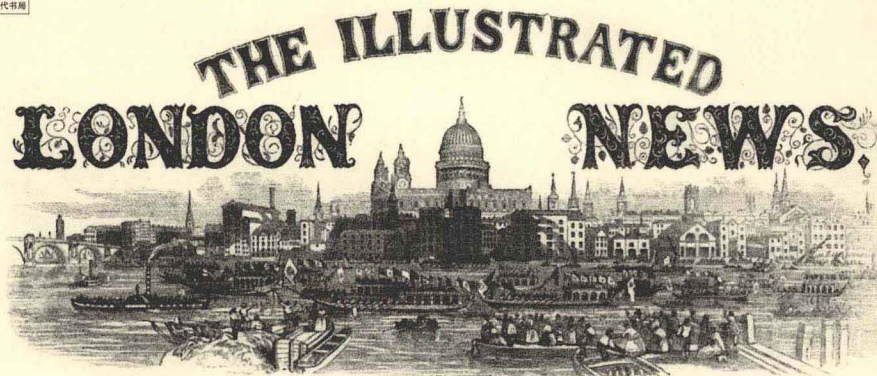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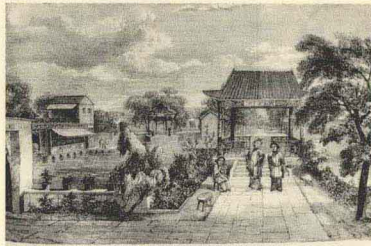
《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中）

沈弘 编译



TAOU KWANG, THE EMPEROR OF CHINA

中国的道光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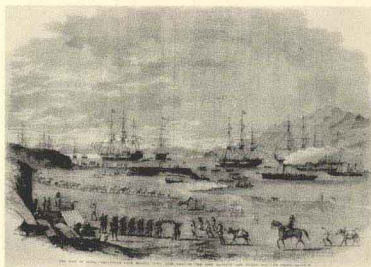


坐落在去佛山水道的河边上。这儿的船民生活非常特

4. 1990年12月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指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文章强调，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文章还指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而盲目追求形式上的民主。

安落在古佛山水道的河边上。这儿的居民生活非常特殊。大多数居民现在已经回到了广州。在余佳诺富花园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一段臭气熏天的河流，岸边有许多腐菌。这个花园的破败程度不像诺富花园那么厉害——假如能整修维护，便可使其焕然一新。这儿的荷花池面积更大，水也更清。海星和杂草的破败程度也没有那么糟糕。但那儿仍然有许多地方显得破旧不堪。虽然上述这两个花园具有德意志风格的风格，但都还是风水宝地入的地方。

都捐给了慈善事业时，便表示大为赞许和赞赏。



西軍放棄了瑪拉松島，向科尼庫斯

7月13日，本报驻中国的特派画家在大连湾写了以下有关插图的内容：

因食物不足，我们上岸去觅鸡肉。今天上午饿得很大，但至中午饭之时，天气竟显得凉了一些。我们已到达这里收获新种的食品——鸡。象在我们的食物上已经厌倦了。我们穿上食品上穿来的鞋，就向岸出发。望上小船绕着看起来象无入烟的维多利亚湾海岸而行。我们乘上它们最后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怪的自然奇观：它们上面盖着，它的是一个小小港口，那里的大帆船都拥挤着靠岸。小船都挤到了岸上，让这些小壳看起来显得拥挤，村吏都雇了无伦知如何让小船给我们提供食物，于是我们雇了两个小时，但最后我们非常失望。于是我们

就在它旁边的备上了岸。天空又开始放炮，我们过了海水的洗礼，又就被水硬灌透了，我们的小艇漂上了海水，而中和索艇都被水淹了。我们上了岸上，在浪滔天的岸上的石壁上攀登，一边爬一边想着连续两天把我们弄晕的头风，一边在这条山道的峡谷中穿行。翻过了这些小山，又穿过了一个冷冰冰的峡谷，最后终于走完了可怕的路。我们走了很远之远才到达了居民区般的街道，我们非常疲倦和饥饿。很快我们就到小商店里去买吃喝大块的鸡肉。大人们消灭了一会儿之后就带着很好的鸡块回来了。我们经过镇子中间的一个商店后跟孩子们交流。他们互相听不懂各自的语言，不过通过手势就可以完全看懂了。他们的举止很得体。



在旅行社看来，旅行社是“中介”，是“桥梁”，是“纽带”，是“纽带”。

我们首先要感谢一位记者把一幅表现去年6月 船就是凯佩尔海军准将的旗舰。右边那条船是一艘
佛山水道战役的中国画带给了我们。原图是彩色的。 炮舰。

穿红衣蓝裤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水兵则是蓝衣红裤，军官们都穿绿色的上衣。位于右下方的那个人就是被擒的凯佩尔海军准将。左边的那尊大枪

这幅画是“漫画者号”军舰上的一位军官在塞佛山水道不远处的东平水道（Moneypenny Creek）一艘炮舰上服役时得到的。



ORDER OF MOUNT IN VALUE, FROM INCREASING TO

另一幅题写画面的是一个奇峰——名为万寿山——这是本城最好的奇峰，能给人看到那么几块对不起来的几个情景。有两名妇女在那儿种神拜佛，但那种方式跟人家太不像活了！我们继续走下去，很快开始跟她们一起放气放火。接着，她们下前梯，一直落到地底，然后又开始互相争辩起对方，

我另外还寄上一幅有关叶名琛刚颁发的银质“无勇”勋章的速写。实际的勋章要比速写中的更大。

乎根本就没有想过。那位抽烟的女子肆无忌惮地被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中）

沈弘 编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858



Jan. 2, 1858

马尼拉速写：华人音乐会
(Sketches in Manilla: Chinese Musical Party)

《伦敦新闻画报》第32卷，
第896号，1858年1月
2日，20—21页



CHINESE MUSICAL PARTY IN MANILLA.

马尼拉的一场华人音乐会

（本报特派画家兼记者报道）

我们继续上星期《伦敦新闻画报》第 641 页上的速写和报道。

在广场上女王伊莎贝尔二世画像的旁边有两个人像，我开始以为是木雕像，代表女王陛下身旁的两个卫兵。我觉得这倒是个别出心裁的好主意，因为用木雕的卫兵来站岗是绝不会疲倦的。这两个卫兵身着盛装——头戴三角帽，手持画戟。但我后来才发现他们原来是真人，每 30 分钟换一次岗。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更不寻常的事情了，因为我盯着他们看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看出他们的肌肉有丝毫的动弹。广场上用以照明的灯是一个盛着椰子油和一根灯芯的普通平底无脚酒杯——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晚上点的油灯。由于女王的特殊状况，整个城市会不时地像这样布置起来。到了晚上，街上许多印度人就把布包在头上，并在下巴处打个结，看起来就像是患了牙疼病。那天晚上在广场上可以看到三顶女帽，但我认为自然的发型要更好看些，我很高兴地看到大部分菲律宾女子都是如此。绅士们一般都穿白色的衣服，也有一些穿黑礼服，戴黑礼帽的。另有一些混血儿和一两个印度姑娘。广场上还有小孩，一群顽童手里拿着焚香，死盯着那些手里拿着雪茄烟的人，一定要等点着了他们的烟以后才肯离开。广场上所有的人都在交谈，抽烟和调情；广场外面则停着马车，马车周围是正在跟车内乘客窃窃私语的绅士们。绅士们都在抽烟，妇女们则拿着扇子。这就是广场上举办露天音乐会时的一般情景。这儿的仆人们似乎在不断地惹其主人们生气。他们自说自话，又极其懒散，但你可以随心所欲地鞭挞他们。

一次华人音乐会

有一天晚上，我听见熟悉的中国乐曲从一座楼房的窗口传来，那儿坐着几位姑娘。从对面一位朋友的房子里，我可以看见那个房间里的情景：一群华人正在吃晚饭，兴致勃勃地相互敬酒；有一个乐队正在演奏，一个小伙子正扯着尖嗓子唱一首很流行的曲子，那声音就像是半夜时分的猫叫——假如说猫能一边扮鬼脸，一边唱歌的话。姑娘们滑稽地盯着乐队的演奏，她们的手里拿着竖琴，当那位男孩结束了猫叫般的演唱时，她们便用西班牙语唱了起来，但她们的曲调似乎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而且起伏不定。在马尼拉最流行的曲调是黑人歌曲《我要彻夜骑马到天明》，它的歌词是用西班牙语谱写的，表现歌手的左半身是如何变得“比粥汤还要虚弱”，而心中则燃烧着爱情，以及一个热恋中的人所使用的类似说法。那些姑娘们看见我们在窗口看，就邀请我们过去，于是我们便在嘴里叨上了哈瓦那一号大雪茄，向那座房屋的楼上走去。中国佬一见我们便起身鞠躬，并把我們带到了餐桌旁，那儿的酒杯都盛满了发着气泡的香槟酒。一个好像叫叶天可的人一定要我们当着他的面把酒喝下去。酒喝完之后，我们对姑娘们献上了殷勤，在她们的耳旁说了些甜言蜜语，如“缺了她们，生活会变成一片空白”，等等。她们的回报是让我们嚼槟榔，我们玩得很开心。有人建议乐队奏中国音乐，于是姑娘们便卖力地唱了起来，我想她们的歌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时间这么长，以至那个拉胡琴的小伙子累了以后站起身来，另一个小伙子接替了他，继续毫不间断地演奏那动人的乐曲。我想那歌词一定是有关忠贞不渝的爱情，但

我所能区分的只是这首歌的某些部分听起来就像是“bow wow, wow, wow, bow wow”。你们在看这张速写时，也许会想知道那小伙子拿在手里的是什么乐器，这是一种被他用来打发时间的长椭圆形红木杖。最后这首歌终于唱完了。竖琴又开始演奏起华尔兹舞曲，接着就是西班牙舞蹈，然而那些华人两者都不会跳——正如那天在香港有一个人被问到为什么不会跳舞时所回答的那样：“Suppose my wantchee dance can catchee one piece coolie man and makee look see dance pigeon!”（假如我要看跳舞的话，我可以找个苦力来跳给我看啊！）我们在那儿又待了一会儿，一边看姑娘们表演西班牙舞蹈，一边观察在座的华

人，其中有些人显得很有教养。夜已经很深了，姑娘们准备离去，于是我们向主人们道了晚安，便护送姑娘们穿越黑暗的道路回家。

打台球的印度人

这儿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台球桌的村庄，我在速写中所描绘的情景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你们所看到的台球兜是用线吊起来的；台球桌的中央还摆有十柱戏，这就跟西班牙人的玩法一样。这是一个生动的场景，我对此百看不厌——这群神情懒散的人的脸上所露出冷漠的表情显示出他们从来就不知



BILLIARD-ROOM IN MANILA.

马尼拉的台球室



BARBER'S SHOP IN MANILA.

马尼拉的理发店

道生活的焦虑和艰辛。图中那只无处不在的公鸡正站立着打盹儿。台球桌的装饰十分简陋，并非名牌。然而这些家伙却玩得十分娴熟。台球室里并不供应饮料，但雪茄烟却是数量充足。人们每天晚上都这样昏昏欲睡地坐在那儿观看台球比赛，直至晚上10点。我觉得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菲律宾更适于画家写生的国家了：每一个商店都是一幅画，每一座房子都能提供令画家如醉如痴的场面和风景。无

论是人群的造型、色彩，或是其他各个方面，全部都是——一位画家所梦寐以求的。

理发店

这张速写是我在法国领事的住宅里画的：跟往常一样，懒散是笼罩整个画面的主题。理发店的旁边是一个小吃店。这样的商店到处都有，而且很容易开设：两副竹榻，几根竹竿，再加上一个用蓑帕

榈树叶做成的屋顶，便可以让小吃店开张了。到了晚上，它还是一个很舒适的卧室。图中的女子跟前放着一只圆形的小篮子，里面通常盛有槟榔果，它尽管很难嚼，但还是非常有益健康的。然而公共清道夫的角色还是由我们的朋友猪猡来扮演的。公鸡

虽然腿上拴着细绳，但也跟周围的人们一样自得其乐。所有的印度人都把胡子刮得精光，无疑这要比留胡子凉快得多，所以我也这么做了。这样做准没错——刮胡子的习俗适合炎热的国家，而留胡子的习俗适合寒冷的国家。



CAJAZADA DE SAN SEBASTIAN, A SUBURB OF MANILLA.

圣塞瓦斯蒂安的主要街道

这儿有各种式样的聂帕榈叶房屋，以及街道尽头的教堂，它们可以让人领略马尼拉郊区的景色。由于天气干燥，道路是图中最亮的部分，而阴影则显得灰暗和轮廓分明；教堂经过了粉刷；街道两旁的人行道是用熔岩铺设的，途中还可以见到普通的牡蛎壳窗户。街上的行人中有华人、印度人，欧洲人很少会顶着太阳徒步上街。男人们手里经常拿着阳伞，这令我感到好笑。这条街一直通向我们住的房子，在教堂的后面。因此进城的时候，我必须经

过教堂往这儿过来。早上和晚上，这条街都挤满了烟草工厂的女工。有一天，我参观了其中一个工厂，那儿有 8,000 个姑娘在卷烟草，即用石头敲打烟草，其嘈杂声震耳欲聋，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简直就像是一场激烈交火的战斗。几乎所有的姑娘都很年轻，但并非都长得很美。她们蹲在垫子上，一边工作，一边交谈。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姑娘，不瞒你们说，这场面真有点令人手足无措。她们被禁止在车间里抽烟，早上 8 点上班，直到下午 6 点太阳下山才下班。

中国速写：香港的街市与码头

(Sketches in China: Gilman's Bazaar and Victoria Harbour in Hong-Kong)

《伦敦新闻画报》第 897 号，第 32 卷，
1858 年 1 月 9 日，45 页

1858

香港，1857 年 11 月 11 日

（本报特派画家兼记者报道）

自从我的上一篇报道寄出以来，英军并未作任何的调动，阿什伯纳姆将军也没有前往印度。说真的，这儿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人们往往很难相信他们所听到的消息。美国驻华公使于本月 5 日到达了香港，几天后美国海军准将也来了。迎接的礼炮几乎就没有停过。几天前，第二批英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到达，第三批也将于近日抵达。下星期英国的炮舰就将溯珠江而上，据说战役将在月底打响。几天前，有两个中国人从广州出来，其中一人说广州城里尽是八旗兵，而另一人则说广州城里没有军队。于是人们对于情报的可信度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与此同时，英军于夜间在操练场上练习支帐篷，另一支准备前往广州的苦力辎重队承担起了马匹的工作——拉炮车，背弹药，等等。他们总共有 700 人。苦力们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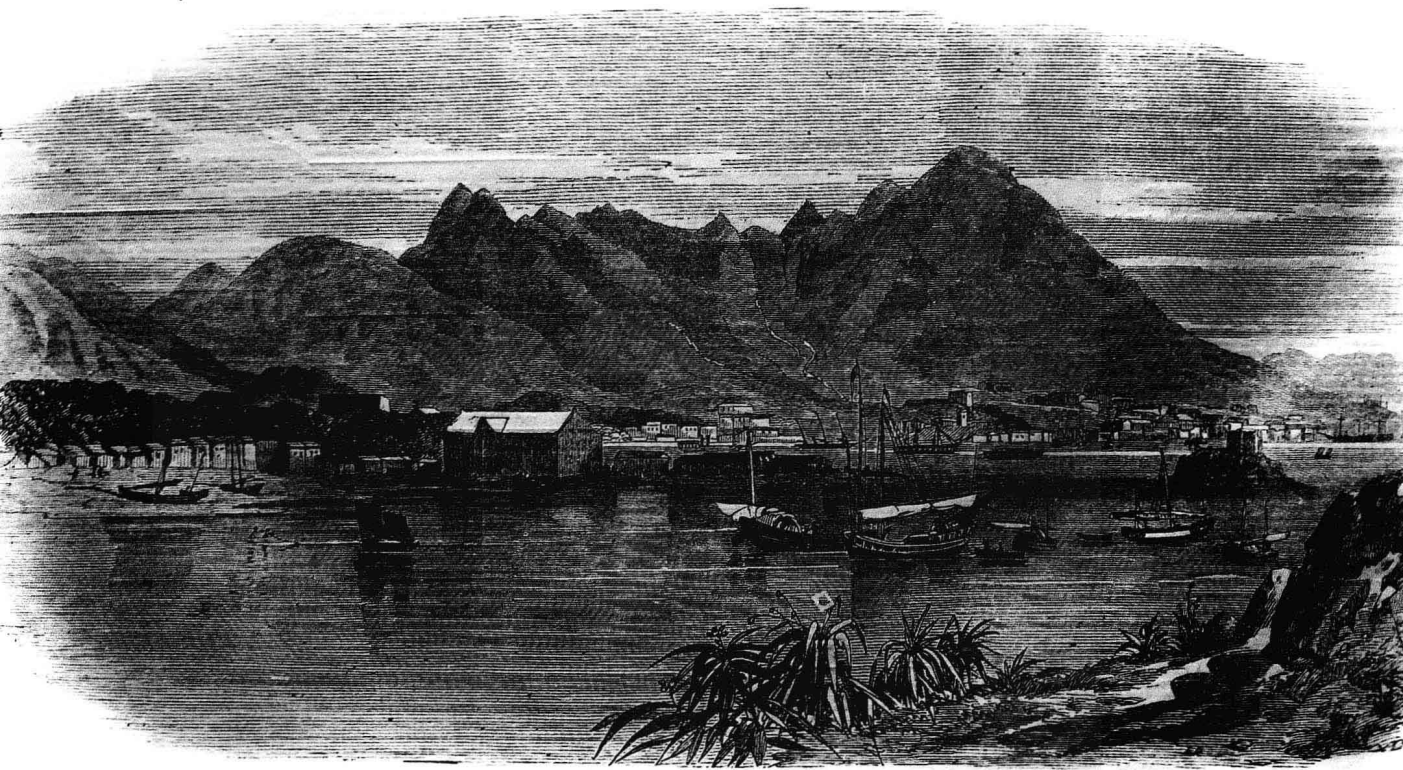
刚领到了他们的制服——一顶小小的竹篾斗笠，上面还有个帽顶；胸前斜挎着一根布条，其余的服装均是中式的。他们似乎都对辎重队中使用的洋泾浜英语感到非常好笑。我不知道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将会如何。

这儿的气候依然非常的炎热，扇子和雨伞是每天不可或缺的物品，而干活的中国人身上只穿长裤。天气一般都很晴朗，灼热的阳光，绿色的树叶，尘土飞扬的道路和蝴蝶并不使人感到已经是 11 月了，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浓雾和潮湿。英军士兵仍穿着白色的夏季制服，显得很精神。我相信这儿是唯一还让英军士兵穿夏装的地方。两天前，我画了一幅香港全貌的速写，因为我在《伦敦新闻画报》上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幅图。由于写生时受到阳光的暴晒，我手上的皮肤都被灼伤了。

11 月 12 日。今天天空灰蒙蒙的，几乎有些阴冷，



GILLMAN'S BAZAAR, VICTORIA, HONG-KONG.



VICTORIA HARBOUR, HONG-KONG.

香港的维多利亚港

因为昨晚下了一夜的雨。我们不时地会碰上这么一个阴冷的天气，而它对于我们皮肤所起的效果，使我们感觉有些异样。在经过了好几个月的连续毛孔扩张之后，皮肤开始皱缩，手也变得粗糙。

目前的水果供应还很丰富，马尼拉的大蕉、柚子和甘蔗风光依旧。我现在住在一户华人的家中，自己有一个舒适的房间，没有窗户，但有一个雕刻非常精美的中式床架，我把床垫就铺垫在那个床架上。我用广东话来定购我的早饭。早饭十分简单，只包括茶（不限量的）、好多鸡蛋、大蕉和面包。我按当

地的习俗喝茶，不放牛奶或糖。这就使我花掉了一个多先令的钱。午餐时我吃甘蔗、大蕉，以及喝更多的茶。有时候我跟一群华人姑娘一起进餐。我并没有不喜欢中式的晚餐，她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但幸运的是，迄今还没尝到过狗肉。菜肴以鱼为主，还有大量的米饭。我起劲地用筷子夹菜。人们把米饭盛在一个小瓷碗里。在未铺设桌布的桌子中央放着各种配料做成的菜肴，人们用筷子夹取想吃的东西，不时地给坐在身旁的女宾夹一筷美味佳肴，对方也会回敬你一筷。吃剩的骨头就放在桌子上。

你开始吃自己碗里的米饭。光用筷子很难把米饭送进嘴里，在撒了不少米粒之后，你终于成功地吃完了一碗米饭。然后你再把碗递过去，要一点烧酒充作饮料——这种中式威士忌实际上就像是用米煮出来的米汤。喝完烧酒，晚餐就结束了。这时有人会端上一个大的黄铜脸盆。人们把嘴和手洗干净之后，就会抽上一支中式水烟筒。由于烟斗很小，还要透过水去吸烟，所以每次只能真正吸上三小口烟，要弥补这个缺陷也好办，你只要手里拿一张点着的纸卷，等你要吸烟时，就把火吹旺了，然后把它对着另一只手里拽着的水烟筒烟斗，猛吸一口！

我没有给你们寄过有关小脚女人的速写：事实是在香港很难碰见过了“甜蜜的 17 岁”，又长得讨人喜欢的女子，而我对于女性充满了热爱，不想因画小脚一类的事触犯她们。这儿的姑娘们全都喜欢要我给她们画像，我刚刚给我最喜欢的一位姑娘画完了一幅油画肖像。她一直待我很好，把我的衣服送去洗，给我买来甘蔗，送我蛋糕以及在各方面善待我。可姑娘们都不愿意将自己的画像登在《伦敦新闻画报》上。“Me no wantchee you puttee me dat lusee paper.”（“我不要你把我登在那份烂报纸上。”）总的来说，除了喜欢香港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给你们寄上一幅吉尔曼街市的速写，这是香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请注意那些挂出来晾干的衣服，而且别错过那些像花圈一样悬挂在街道之上的香肠。这儿还有两三条跟它风格相同的小街。到

了傍晚 6 点吃晚饭的时候，街上到处都弥漫着炊烟，使人禁不住要掉眼泪。中国人的房屋没有烟囱，因此烟就只能从边上专门开的一个窗口逃逸出来。在街景的后面是维多利亚峰高耸的山顶，房屋的下半部分完全被店铺所占据；楼上一一般都住着女眷，她们坐在窗口，把脚搁在窗户外面。挑着板鸭的苦力就站在街上盯着你。我不确定为什么要把鸭子弄成扁扁的形状，也许是为了便于装运。街上还有许多小孩。

另一幅有关维多利亚峰的速写包括了城市的全景。渣甸坊就是上图正中央那些旗杆后面面向海里突出的码头。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维多利亚峰的山脊轮廓，海中长着椰子树的那一小块地方是奇力岛，在它的后面就是军舰和其他船舶。它们几乎每天都在鸣放礼炮。

今天是 11 月 13 日，俄国驻华全权公使到达了香港，礼炮齐鸣，震耳欲聋。如果他们继续这么做的话，那么攻打广州的弹药就会不够了。

我想你们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即认为香港是个不错的地方。

在操练场上正在举行一场英国海军代表队对陆军代表队的激烈的板球比赛。旁观的中国佬们看到运动员动如脱兔的奔跑，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前几天，“震怒号”军舰起程前往马尼拉，去把剩下的炮舰带回香港。

1858

中国速写：割稻、中式房屋

(Sketches in China: Rice-harvesting and a Chinese House)

《伦敦新闻画报》第32卷，第898号，
1858年1月16号，60页

（本报特派画家兼记者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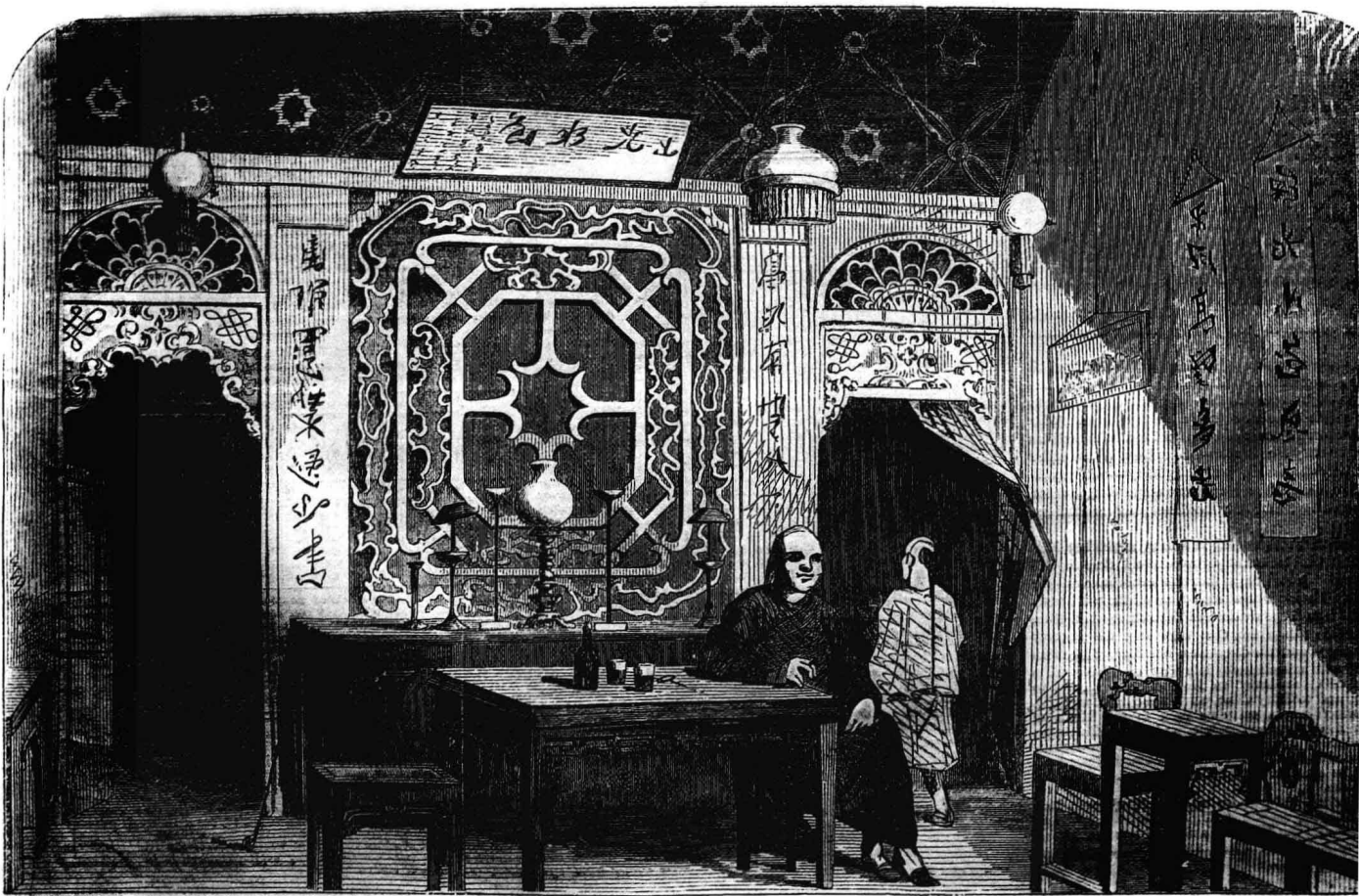
11月1日，我跟一位朋友出外散步，深入到了香港的内部，看到了农民们顶着烈日，收割稻子的过程。全村人倾巢而出，在水田里抢收晚稻，田里绝大部分的劳动力都是妇女，这可能是因为男人们

都出海打鱼去了。水稻生长的高度约为2英尺6英寸。由于地形不规则，所以每块水田的周长都在大约50步左右。稻谷首先是在露天一个用竹篾席子围住的桶里进行脱粒的，一个男子用双手抓住一把稻子，将谷穗在桶的边缘反复敲打，然后将敲打下来



CHINESE HARVEST, HONG-KONG.

香港的中国人在收割庄稼



INTERIOR OF A CHINESE HOUSE AT HONG-KONG.

香港一个中国家庭的内部

的谷穗拿到用一块用中式沥青铺成的坚硬地面上去进行再次脱粒。耕地是用一种非常原始的犁和一头很小的牛来完成的，因为地质比较松软，且没有掺杂任何小石块——这倒是不错。在把耕地耙平了之后，就可以再种一茬甜薯或是花生。妇女们在干活的时候，把婴儿背在身后。参加劳动的人似乎并没有年龄的限制。在隔壁的一块地上还长着甘蔗。

我还要寄给你们一幅表现中国人住房内部的速

写。中国人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放得井井有条，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确定的位置，而且一尘不染。我不知道有哪个民族能比中国人更爱清洁。屋内的装饰物显得有点怪异，但都令人赏心悦目。一位本地的商人此时正好坐在桌子旁边抽雪茄。我们刚一进屋，他就为我们端来了啤酒、雪茄烟、水和饼干，随后就跟我们聊了起来。墙上挂着对联和图画。你可以从图中看到，屋里到处都有灯。

我们偶尔有“上岸休假日”，水兵们都乘机大吃大喝，并尽心地跳舞。他们有许多人已经有一年没有上岸了，所以他们的狂欢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儿的小酒店多如牛毛。酒店的墙上装饰着表现欧洲人生活的图画。酒店里坐满了男女顾客，而门外总

是站着一群向里面窥视的中国佬。有一天，我走进一家商店，坐下来画速写，但周围聚集了一大群中国佬，以致继续画下去都很困难。他们总是如此喜欢任何图画类的东西，所以假如你想要去户外写生，就得冒被旁观者挤压窒息的危险。

中国画“大败鬼子真图”

(Chinese Drawing of the Fatsham Creek Affair; A Sporting Tour in Governor Yep's Land)

《伦敦新闻画报》第32卷，第899号，
1858年1月23日，77页

1858



THE FATSHAM CREEK ENGAGEMENT IN THE CANTON RIVER.—FROM A CHINESE DRAWING.

在珠江上发生的佛山水道战役——根据一幅中国画绘制

我们首先要感谢一位记者把一幅表现去年6月佛山水道战役的中国画带给了我们。原图是彩色的。穿红衣蓝裤的是英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水兵则是蓝衣红裤，军官们都穿绿色的上衣。位于右下方的那个人就是被捕的凯佩尔海军准将。左边的那条火轮船就是凯佩尔海军准将的旗舰，右边那条船是一艘炮舰。

这幅画是“漫游者号”军舰上的一位军官在离佛山水道不远处的东平水道（Moneupenny Creek）一艘炮舰上服役时得到的。

深入叶总督管辖腹地的一次狩猎经过

（本报记者报道）

我应邀参加一支狩猎队伍，前往离海岸约30英里的内地。持悲观看法的朋友们说：“别去，你们一定会被清朝官员逮住的。”他们脸上带着不解的表情，用手在脖子上抹过，向我们显示结果可能会怎么样。然而1857年11月2日下午2点，我们登上了一艘轮船，出发前往东博寮海峡。在那儿我们用轮船拖上了一条全副武装，作为我们护卫舰的纵帆船，还有两条装满了为我们开路的苦力的大舢板，然后向内地进发。落潮对我们不利，前进的速度很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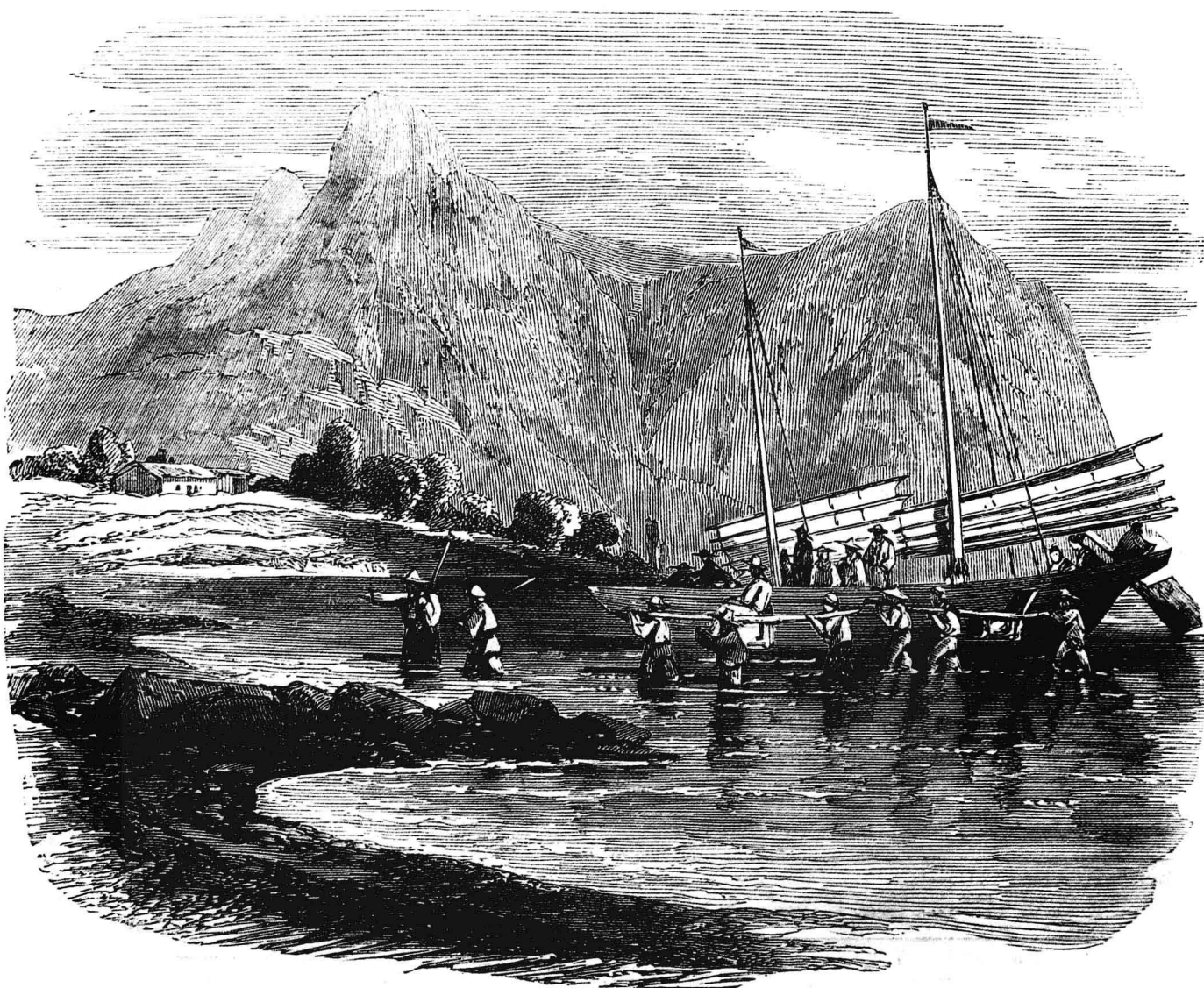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刚刚驶出了航道。波浪的冲击使轮船和纵帆船都碰到了一块儿，而鼓满的风帆更使得两条船相互碰撞。还有，虽然海洋和风力都竭力使我们避开一块大礁石，但由于船员的顽固，我们差点葬身海底。轮船摇晃得太厉害，坐着很不舒服，所以我们都跳到了纵帆船上，不久就在那儿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船已经靠近了大鹏湾。我们上了轮船和舢板，到了中午，就在

一个美丽的小海湾里下锚休息。轮船在最里边，纵帆船上的大炮朝外，随时准备痛击在此海域出没的众多海盗船。

我们于夜晚登陆，先侦察了一下猎物的情况。村民们很客气地给我们送来了茶水，只要是有的东西他们都愿意卖给我们——这些位于山谷之中的农庄景色很美，村前有大片的稻田，正在成熟的稻穗呈现出棕黄色，像金子般闪耀，使人感到和平与安宁，根本就没有我们所预期的那种恐惧感。

第二天早晨，我们跳上了舢板，借着日光看到了我们狩猎队头领所指定的地点。他在中国狩猎已经有年头了，深谙在哪个隐蔽之处可以找到野鸡。上岸后，我们坐轿子来到了打猎的地方，以便能节省体力（“调整你的体力，先生。”就像攀登勃朗峰时，向导会提醒你的那样）。我们来到了一座有希望能打到猎物的山前，喝了一杯热身的酒，便列队上山。每一位猎人都有一名中国苦力帮他登上险峻的山坡。猎狗们吠叫着在前面探路，苦力们敲打着灌木丛，偶尔会有一只野鸡从灌木丛中飞起来，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枪声。有时一只被击杀的猎物会使我们情绪高涨。直到上午10点左右（从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有一个人跌倒在地上，接着又是一个，我们的头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可怜一下我们这帮人，指着某处阴凉的地方，让我们在那儿坐下吃早饭。

中国村民为我们抬来了桌子和凳子，似乎跟我们一起很开心。早饭摆上桌以后，我们便试图平息自己的饥饿感，可在经历了一番剧烈运动之后，这并非是件轻松的任务。有人喝啤酒，有人喝香槟，有人抽雪茄，然后躺下休息，午后的凉爽促使我们再次去狩猎。黄昏时分，我们回到了自己的轮船上，



A SHOOTING PARTY LANDING AT HAM SING, UNDER THE KELLENHORN MOUNTAIN.

狩猎队在位于山脚的一个中国村庄登陆

晚餐之后，便进入了梦乡。

我们连续几天坐舢板换了好几个地方狩猎，在阴凉处休息吃早饭，天黑时回到船上。但所有的乐趣总得有个头。星期六，我们不得不返回香港。轮

船还得从海上绕着走，而狩猎队员则从陆路穿过地峡，在经过了一段旅程之后回到了香港。他们的头颅还长在脖子上，而且为他们从中国村民那儿得到的款待感到非常得意。

1858

在中国的战争：叶名琛、船女、寺庙与水兵

(The War in China: Commissioner Yeh, Sampan Girl,
Joss House and the Crew of a Gun Boat)《伦敦新闻画报》第32卷，第903号，
1858年2月13日附刊，169、176页

上月18日，英国海军的旗舰到达并停泊在虎门岛附近，此后每天都有其他军舰陆续到达这儿。我给你们寄上一幅有关珠江和英国皇家海军军舰所处位置的小型示意图。“亚克托安号”的巴特舰长荣幸地占据了最前面的位置，即跟澳门要塞平行，离广州城大约有5英里的距离。说来奇怪，自从我们撤离荷兰炮台以来，就没有再进行过侦察活动，同时对老朋友叶总督及其手下兵勇的行动也一无所知。目前这种无所作为的状态极其单调无味，而且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我们也许不能够主动出击，但当然可以把珠江这条大河的每一个支流和运河都摸清楚。这样的疏忽将来迟早会有人追悔莫及，因为这么好的机会不太可能再有了。此外，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英国军舰到处游弋的情况肯定造成了一种显著的效果。

自从上次那封信寄走了之后，我们有些军舰开始向珠江上游驶去。“南京号”和“戏谑者号”停泊在高岛附近；“西比尔号”、“赛马号”和“奇袭号”停泊在黄埔；但本文所附的珠江示意图对于读者来说，也许要比描述文字更加有用，因为它们标示出了每一艘军舰的位置。“麻鸦号”军舰运载了三门迫击炮，它们将被安放在河南岛上，这样就可以将广州城轻易地置于它们的射程之内。

你可以想象，每一个人都想大干一场；天知道，在一个有害于健康的气候里浪费一年多的时间以及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滋味。无论是谁，



两广总督叶名琛——根据中国画家的一幅作品绘制

其耐心总会有个限度。目前的状况迫使我回想起一首过去流传甚广的打油诗：

查塔姆伯爵，刀剑出鞘，
怒目而视理查德·斯特罗恩爵士——
而理查德爵士也虎视眈眈，
跟查塔姆伯爵针锋相对。

与此同时，叶名琛仍然顽固不化，我们不禁要赞赏他的勇气和耐力。我寄给你们的画像是可以信赖的，因为这是从当地一位造诣极深的画家作品中临摹来的。大家都相信中国人从广州运走了他们的